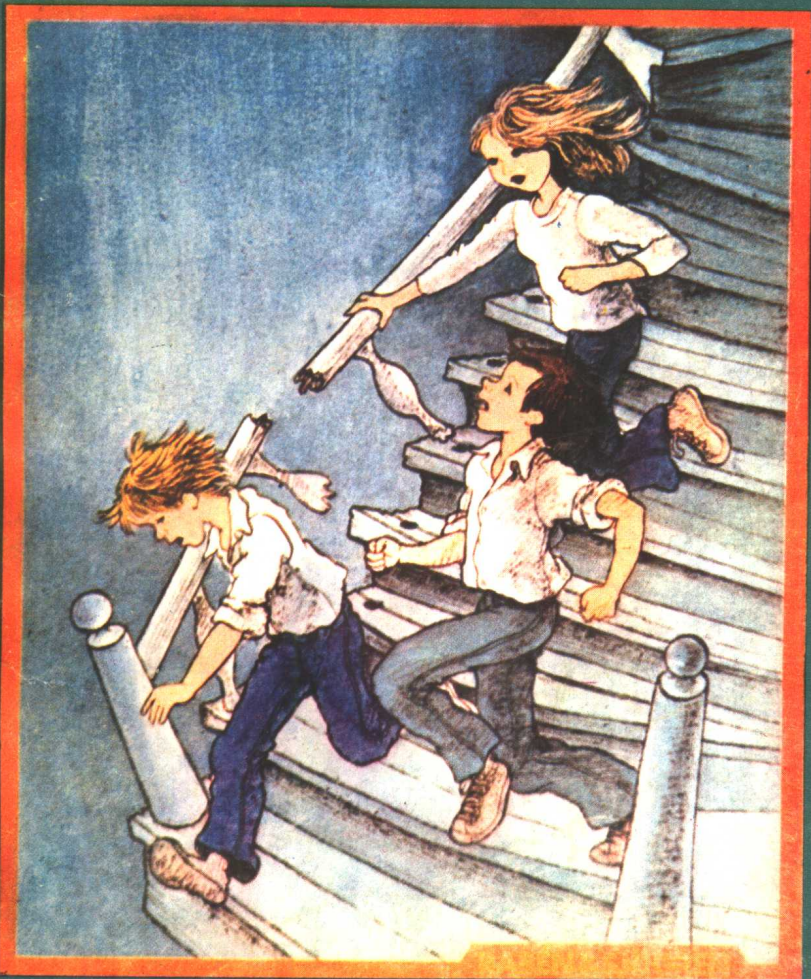


DA ZHENTAN XIAO KALAI
XIN MAOXIAN JI

大侦探小卡莱新冒险记

【瑞典】阿·林格伦著 任溶溶译



大侦探小卡莱新冒险记

〔瑞典〕阿·林格伦著

任 溶 溶译

〔瑞典〕埃·帕尔姆克维斯特插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Astrid Lindgren
Mästerdetektiven Blomkvist lever farligt
Rabén & Sjögren, 1951

大侦探小卡莱新冒险记

〔瑞典〕阿·林格伦著

任溶溶译

责任编辑：刘杰英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00 印张：6.125 印数：1—24,000

统一书号：R10280·112 定价：0.58元

译 者 的 话

瑞典女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是当代国际上最负盛誉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还获得过瑞典国家文学奖和国内外多种文学奖。

其实我们不少小朋友已经知道这位作家老奶奶了，因为她在童话和小说里塑造的人物，象“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疯丫头玛迪琴”、“小洛塔”等等，早就跟大家交上了朋友。

也许大家还看过她写的小说《大侦探小卡莱》，认识了那位瑞典小朋友卡莱·布吕姆克维斯特吧？在那一本小说里，小卡莱和他的两个好伙伴——安德尔斯·本格特松和埃娃-洛塔·利桑德尔——一起，帮助警方破获了一帮暗藏的抢劫犯。林格伦用小卡莱这个人物一共写了三本小说，《大侦探小卡莱》是第一本，写在1946年，一下子就获得了一项儿童文学奖。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本：《大侦探小卡

莱新冒险记》(1951年出版)。当然，林格伦这三本写“大侦探小卡莱”的小说跟她写的其他系列童话或者系列小说一样，都是各自独立的。

写“大侦探小卡莱”的小说，当然也可以说是侦探小说，因为它的主角是个一心想当大侦探的孩子，又恰巧碰上了刑事案件，让他显了一下身手。可其实呢，还不如说这是富于儿童情趣的儿童小说。作者抓住了儿童的一个特点：充满好奇心，性喜冒险。他们在宁静的瑞典小城里过着刻板单调的生活，实在感到无聊，于是玩打仗——红白玫瑰战争。小卡莱、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是白玫瑰军，他们的“敌人”是西克斯滕、本卡和荣特的红玫瑰军。不过他们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是“敌人”，平时却是好朋友，到了做好事捉坏人的时候，就完全是一条心了。这位侦探小说看多了的小卡莱(在侦探小说流行的西方，这样的孩子是不少的)，更幻想当侦探：“大侦探布吕姆克维斯特”。作者就象是特地安排了这么一些案件，让小卡莱这位“大侦探”好好过过瘾，并表现出孩子们机智勇敢，团结友爱的品格。不过通过这些事，作者也让孩子们看到了他们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象在这本《大侦探小卡莱新冒险记》里所写的，有人放高利贷，有人为了金钱杀人，一个罪行引起另一个罪行。作者利用西方“侦探小说”这种体裁，很成功地写出了刻划

儿童心理的儿童小说。

根据“大侦探小卡莱”的小说，在瑞典已经拍成了好几集儿童电影。

这本书的插图者是瑞典的埃里克·帕尔姆 克 维 斯 特 (Eric Palmquist)。封面画作者却是伊隆·维克兰 (Ilon Wikland)，他给林格伦的《小飞人》和一些小说画插图，对他那种有趣的画，我们大概已经很熟悉了。

我原先从俄文译出了这本小说，承蒙作者给我寄来了瑞典文本，我重新修改了一遍。我在此向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任 溶 溶

1983年12月

1

“我说你这个人不正常，”安德尔斯说，“绝对不正常。你又躺在那里想入非非了吗？”

这个“不正常”的人赶紧跳起来，生气地盯住站在板墙旁边的两个朋友看。

“亲卡莱，好卡莱，”埃娃-洛塔紧接着说，“你每天在这棵树底下瞪起眼睛躺着，会长出褥疮来的。”

“我根本不是每天瞪起眼睛躺着。”卡莱气虎虎地顶了她一句。

“埃娃-洛塔，请你不要夸大其辞，”安德尔斯替卡莱说话，“你难道忘了六月初那个星期天吗？那天卡莱整整一天没在梨树底下躺过，也整整一天没当过侦探！好，那天强盗和杀人犯便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起来了。”

“我当然记得，”埃娃-洛塔嚷嚷说，“那个星期天杀人犯们的确享了一天福。”

“你们走开。”卡莱嘟哝了一声。

“对，我们是要走开，”安德尔斯答应说，“不过我们想把你也给带走。你知道吗，要是你不去管，杀人犯就要有

一个钟头没人管了。”

“噢，这当然是不行的，”没心肝的埃娃-洛塔也高兴地逗弄卡莱说，“得用两只眼睛盯住他们，就跟盯住小娃娃那样。”

卡莱叹了一口气。没办法，真是没办法——他是大侦探布吕姆克维斯特！他要求别人尊重他干的这个行当。可谁尊重他干的这个行当呢？至少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尊重他的行当。去年夏天，他就这么一个人足足破获了三名匪徒。当然，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也帮了他的忙，可这是他，卡莱，靠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才发现了这些罪犯的踪迹的。

那一回，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承认他是位真正的内行侦探。可他们如今逗弄他，好象这件事从来就没有过！好象天底下根本没有犯罪分子，而对这种人稍微大意就要出事的！好象他是个充满幻想的怪人，天知道他脑子里在空想些什么！

“去年夏天咱们捉住那三个匪徒的时候，你们可没这么挖苦过我，”他忿忿不平地吐了一口口水，“那时候大侦探布吕姆克维斯特大概是好的吧！”

“现在也没人责怪你呀，”安德尔斯反驳他说。“可你也知道，这种事情一辈子只能碰到一次。咱们这个小城从十

四世纪起就建立了，可据我所知，除了那三名犯罪分子之外，这儿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坏蛋。而且这事儿都过去整整一年了。可你还一个劲儿躺在你这棵梨树底下想罪犯的问题。卡莱，我的老弟，你把这玩艺儿丢开了吧，把它丢得一干二净吧！谢天谢地，咱们这儿不会很快又出现匪徒的。”

“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蔬菜要到了时令才会有，”埃娃·洛塔说。“要懂得什么时候该捉犯罪分子，什么时候该拿红玫瑰那帮人做煎肉饼。”

“说得一点不错，拿红玫瑰那帮人做煎肉饼！”安德尔斯兴高采烈地叫起来，“红玫瑰他们又向咱们宣战了。刚派本卡送来宣战书。喏，念一下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很大的一张纸递给卡莱。卡莱念道：

宣战！宣战！

给自称白玫瑰军的匪帮的傻瓜头目。

现在告诉你，找遍全瑞典，也找不到一个农民养的小猪会有白玫瑰这名头目哪怕一半那么蠢。下面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昨天，这个人类中的渣滓在广场中心遇到了我们的宽宏大量而为众人敬仰的领袖，上述那个渣滓竟不肯让路，由于

他无比的愚蠢，居然胆敢猛推我们无比荣耀的高贵领袖，出口伤人。这一污辱只能用血来洗刷。

红白玫瑰战争从今天开始，死神将吞吃千万生灵，把他们带到他的黑暗王国里去。

红玫瑰领袖，高贵的西克斯滕白

“让咱们来收拾他们，”安德尔斯说。“你跟我们去吗？”

卡莱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玫瑰战争可不是小玩艺儿可以平白放弃的。整个暑假这样打仗，这已经不是第一年了。没有这种战争，暑假就要有点单调乏味。蹬自行车，游泳。给草莓浇水，在爸爸店里做这样那样的事，钓鱼，在埃娃-洛塔的园子里待着，踢足球——光玩这些，能把日子消磨掉吗！暑假可长了。

对，暑假很长——也幸亏如此。卡莱认为暑假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发明。简直奇怪，大人竟能想出这玩艺儿来。他们怎么会允许孩子们整整两个半月在太阳底下闲逛，而一点儿也不去想三十年战争^①之类的功课呢？他们这场玫瑰战争也打这么久才好呢！

① 三十年战争是欧洲(1618—1648年)一场国际性战争，瑞典也参加了。

“还能不去，”卡莱回答说，“这用得着问吗？”

卡莱由于最近在捕捉犯罪分子方面毫无收获，倒很高兴暂时休息一下，全心全意投入高尚的玫瑰战争。他很想看看红玫瑰他们这一回想出些什么花招来。

“我想我这就去侦察一下，”安德尔斯说。

“去吧，”埃娃-洛塔说，“我们过半小时去，我得先磨磨短剑。”

这句话听来威风凛凛，十分怕人。安德尔斯和卡莱点头称赞。埃娃-洛塔是个真正的战士，对她可以信赖！

她得磨利的所谓短剑，其实只是面包师傅的面包刀，不过反正也是把刀！埃娃-洛塔答应过她爸爸在出去以前先帮他摇磨刀石磨刀。站在烈日底下转动沉重的磨刀石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她想象着这是在磨对付红玫瑰他们的武器，马上就觉得轻松多了。

“‘……死神将吞吃千万生灵，把他们带到他的黑暗王国里去，’”埃娃-洛塔一面哼哼着这句话，一面起劲地转动磨刀石，累得满头大汗，淡黄色的头发在太阳穴那儿卷成一些圈圈。

“你说什么？”面包师傅把眼睛从面包刀上抬起来。

“没说什么。”

“你说没说什么？”他用一个手指头试试刀刃。“好，你

走吧！”

埃娃-洛塔跑掉了。她象闪电一样钻过隔开她家园子和卡莱家园子的板墙缝。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那儿就少了一块木板，毫无疑问，这件事目前由卡莱和埃娃-洛塔来决定，暂时不会修理。

一个夏天的傍晚，非常爱整洁的食品杂货店掌柜老布吕姆克维斯特和面包师傅一起坐在亭子里，食品杂货店掌柜对面包师傅说：

“我说兄弟，这板墙得修修了，要不然看着不太整洁雅观啦。”

“好的，不过等孩子们大到不再钻这板缝再说吧。”面包师傅回答说。

埃娃-洛塔尽管拚命吃面包，可还是瘦得象火柴杆，钻过这道窄缝一点不费劲……

街上传来口哨声。是白玫瑰司令安德尔斯侦察回来了。

“他们在司令部里，”他叫道，“前进，去战斗，胜利属于咱们！”

在埃娃-洛塔去磨短剑，安德尔斯去侦察的时候，卡莱照旧又躺在他的梨树底下。他要利用玫瑰战争爆发前这短暂的宁静时间，来进行一番重要的对话。

对，他是进行对话，虽然旁边一个人也没有。大侦探布吕姆克维斯特是同他的假想谈话对手在对话，这假想谈话对手是他的忠实伙伴，陪着他已经有许多年了。噢，这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对这位杰出的侦探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位侦探也确实值得如此尊敬，但别人很少这样尊敬他，特别是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现在假想谈话对手坐在他的导师脚边，恭恭敬敬、一字不漏地倾听着。

“本格特松先生和利桑德尔小姐那样忽视咱们社会的犯罪行为，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布吕姆克维斯特严肃地看着谈话对手的眼睛，使他相信。“只要一丁点儿的平静，他们马上就会丧失一切警惕。他们不知道这种平静是多么靠不住。”

“靠不住？”假想谈话对手叫起来，从心底里感到震惊。

“一点不错，”大侦探着重指出。“你别看这个迷人的和平小城，这个闪烁的夏天太阳，这种安宁平静的气氛——嗜，所有这一切一下子说变就变。犯罪行为时刻会用它的毒雾毒害一切。”

假想谈话对手唉呀了一声。

“布吕姆克维斯特先生，您真把我吓死了。”他嘟嘟囔囔地说着，心惊胆战地回头看看，象是害怕犯罪分子已经躲在屋角后面。

“包在我的身上吧，”大侦探郑重其事地说。“不要害怕！我提防着。”

谈话对手太感动太感激了，简直说不出话来。可这时候他听不清的感激话被安德尔斯的战斗呼声打断了：

“前进，去战斗吧，胜利属于咱们！”

大侦探布吕姆克维斯特跳起来，象给胡蜂蜇了似的。他根本不想再一次让人发现他躺在梨树底下。

“再见了！”他对谈话对手说，那口气好象要同他分别很久似的。玫瑰战争开始了！现在卡莱再没工夫躺在青草上谈论犯罪问题了。那好吧，说实在话，在这个小城里搜寻犯罪分子是个要命的工作。只要想想看，自从捉到那三名犯罪分子以来，已经整整过了一年！要不是玫瑰战争，那就苦恼得要死了！

假想谈话对手在后面又难过而又害怕地看着他。

“再见。”大侦探又说了一遍，“他们召唤我去作战了。可您别担心！我还认为正好在这会儿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以保卫社会安宁为天职的大侦探跑了。他顺着园子小道飞也似地向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跑去，两条晒黑的腿一闪一闪，快活地吹着口哨。

我不认为！这一回您的洞察力让您上当了，大侦探先生！

2

“我们这城里总共只有两条街。”面包师傅经常向路过的人说明。

这城里的确只有两条街，一条叫大街，一条叫小街，还有一个大广场。余下来的就是铺满鹅卵石的崎岖不平的横街小巷，向下通到河边，或者忽然给一间快要倒塌但依旧顽固地抵制任何市容整顿而硬挺在那里的房屋堵住。在城郊一些地方当然可以看到豪华花园里的现代化单层别墅，但它们只是些例外。大多数花园都象面包师傅的园子这样：相当荒芜，长着些弯弯曲曲的老苹果树和梨树，有些没有整理、斑斑秃秃的草地。大多数房子也象面包师傅的房子那样是木头的，样子笨重。很久很久以前有过那么一位建筑师，他驰骋他的丰富幻想，给这些房子造出最不可思议的凸出部，雉堞和小尖塔。

严格地说来，这小城说不上特别漂亮，可它出奇地安静和舒服。它有它自己的一种可爱处，至少是在这样的六月晴天里，所有的园子盛开着玫瑰、紫罗兰和芍药，小街的菩提树静静地俯视着似乎在沉思的慢慢流淌的河水。

卡莱、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蹦蹦跳跳地往红玫瑰司令部跑去，根本不去想他们的小城漂亮不漂亮。他们只知道这小城非常适合打这场玫瑰战争。有那么多胡同可以躲藏，有那么多围墙可以爬，有那么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可以摆脱追踪的人，有那么多屋顶可以爬上去，有那么多板棚和售货亭可以当街垒……对于一个有这许多无法估量的优点的小城来说，美不美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太阳当空照，路上温暖的石头块透过光着的脚板使浑身感觉到舒适的夏天，那就足够了。河上飘来有点潮湿的气味，有时混和着附近哪个园子透过来的玫瑰强烈香气，也叫人感觉到这是夏天。说到美，照卡莱、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看来，路口那卖冰淇淋的亭子就使这小城够美的了。还需要什么美呢？

他们一人买了一份冰淇淋，继续上路。他们在桥边上碰到了警察比耶尔克。他制服上的钮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您好，比耶尔克叔叔！”埃娃-洛塔叫他。

“你们好，”警察说。“你好啊，大侦探，”他友好地再补上一句，拍拍卡莱的后脑勺，“今天没什么新情况吗？”

卡莱撅起了嘴。去年由卡莱跟踪捉到了罪犯，比耶尔克叔叔也分享了成果。他如今干吗嘲笑他呢？

“没有，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安德尔斯代替卡莱回答，

“强盗和杀人犯接到命令，今天全部暂停活动，因为卡莱眼前顾不上他们。”

“对，今天我们要扭红玫瑰他们的耳朵。”埃娃-洛塔说着对比耶尔克可爱地笑笑。她很喜欢他。

“埃娃-洛塔，我有时候觉得你还是更象个女人一点好。”警察比耶尔克说，关心地看着这个又黑又瘦、象个男孩子一样野的小姑娘。

她站在沟里，想用一个大脚趾勾起一个香烟盒。她做到了，香烟盒飞到了河里。

“更象个女人一点——可以，不过只是在每个星期一，”埃娃-洛塔还是那么可爱地微笑着答应说，“可现在，比耶尔克叔叔，我们没工夫。”

警察比耶尔克摇摇头，慢慢地走开，继续去巡察了。

只要过桥，他们每次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当然可以用最普通的办法过桥。可是还有桥栏杆，而且很窄。在栏杆上走可以体验到一种很舒服的心往下沉的感觉。瞧，只要踩空一步，就会卜通落到水里。他们经常用这个方式过桥，却一次也没出过落到水里这种事。不过无法保证。尽管去扭红玫瑰那些人的耳朵是个紧急行动，可卡莱、安德尔斯和埃娃-洛塔认为还是值得花几分钟练习一下平衡